

4287

44.752
C W

290025

长沙弹词传统节目选

长沙市文化馆
长沙市曲艺工作者协会

长沙弹词传统节目选

长沙市文化馆编
长沙市曲艺工作者协会

一九八〇年·长沙

目 录

舒 三 和 部 分 作 品

武松打虎.....	(1)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10)
野猪林.....	(22)
太白赶考.....	(33)
宝钗记.....	(42)
曲苑奇葩 流芳溢采	
——浅谈舒三和弹词的艺术特色.....	王亨念(113)

挖掘整理赵申乔四案

赵申乔四案小引.....	(123)
辨真伪三断活人棺.....	张友福口述 宋 莘整理(124)
访黑道揭穿竹蛇谜.....	张友福口述 艾 叶整理(134)

设阴曹计伏杀人僧.....	张友福口述 逸文整理	(154)
审泥神巧破偷尸案.....	李 扬	(171)

新编历史题材作品

琴谏记.....	魏 杰	(188)
石桥惊驾.....	石 鼓	(201)
闯王斩弟.....	杨千音	(222)
杨娥恨.....	熊建光	(231)

其他短篇作品

东郭救狼.....	东 文整理	(239)
悼潇湘.....	鞠树林演出本	(247)
武松怒打观音堂.....	彭延坤演出本	(252)
长板坡.....	张友福整理 犹存先	(259)
编后语.....	编 者	(279)

武松打虎

舒三和 整理

弹动琴弦开了腔，
唱一个武松打虎景阳岗。
提起了武松声名大，
家住在清河孔圣庄。
他自幼习武操拳棒，
刀枪棍棒练得强。
他由沧州动身回家转，
背起了包袱哨棒奔阳关。
走过了五里桃花店，
又过了十里杏花庄。
桃花店，桃花开得多红艳，
杏花庄，杏花开得分外香。
武松迈步把路赶，
直走得口干舌燥思酒浆。
前行刚到阳谷县，
见前面出现一个小槽坊；
招旗儿挂在屋檐下，
上面写着字一行。

武松近前仔细看，
上写着“三碗不过岗”。
不由武松心暗想：
这究竟为的哪一桩？
哦，是是是来我明白了，
是酒家夸他的好酒浆。
常言说：卖瓜的不说他的瓜儿苦，
卖酒的只讲他的酒味强。
武松将身走进店，
只闻得一股酒气扑鼻香，
将包袱放在桌台上，
坐下来又把哨棒放一旁。
酒家出来睁眼看，
上下打量武二郎。
看武松身高足有一丈，
坐下来比人家站的长，
壮士帽子戴头上，
英雄扎巾安顶梁，
上身穿紫红窄袖袄，
油绿色的裤子大甩裆，
黑缎子腿带扎在脚根上，
抓地虎的快靴穿一双，
挺胸而坐精神旺，
双目炯炯闪寒光。
酒家带笑把话讲：
“好汉！莫非到小店来饮酒浆？”

武松说：“你店里卖些什么酒？

快拿来，吃了酒我好过山岗。”

“好汉，店里好酒样样有，

绍兴，烧酒与白干，

状元红、佛水露，

还有一种是透瓶香；

腹中饥饿有大饼，

牛肉下酒的味道强。”

“酒家！你把牛肉切上几斤，好酒打上几缸来。”酒家一听，吓得把舌头一吐，连忙带笑的说道：“好汉，吃牛肉咧，拿来就是；吃酒呢，可是三碗不过岗。怎么咧？因为我们店里的酒，比老酒的滋味还要好，又叫做‘出门倒’咧！”

武松说：“我吃酒来不要你讲，

什么叫‘三碗不过岗’！

要你办来只管办，

罗罗嗦嗦为哪桩？

不少你的酒钱不赔你的账，

你管我吃它多少缸！”

“哦！是的，待我拿来。”

酒家哪里敢怠慢，

近前就把酒来装，

大盘的牛肉忙端上，

又把筷子摆一双。

武二郎一块牛肉一碗酒，

顿时间十八大碗入肚肠。

酒家一旁冷眼看，

不由得心里暗思量：
这好汉的确是真酒量，
看来此人不平常。
武松喝罢算清账，
背起包袱哨棒出店房。
酒家一见忙追上，

“好汉！”

扯着好汉叫“莫忙”。
武松说：“我又不欠你的酒账，
为什么追出来扯衣裳？”

“好汉，

此时你到哪里去？”

“酒家，

我今天要过景阳岗。”

“啊哎！

景阳岗上出猛虎，
青天白日把人伤，
一人两人不敢走，
十个八个还要带刀枪；
官府已经出了布告，
天过中午不许过景阳。
劝好汉就在我们小店住一晚，
明早上结伙再过景阳岗。”

“酒家！我是清河县人氏，这个景阳岗是常来常往的，几
时听说有虎？休来吓我！哦，你是看我吃得多，想赚我的银
子。老实说，景阳岗就是有虎，我也不怕！”

酒家气得红了脸，
这好汉说话不在行！
我是好意对他讲，
他反而风言冷语把人伤；
你定要去时你就去，
我这里转身进店房。
武二爷一摇三摆迈开步，
将包袱紧系在腰旁，
出店来走了不多远，
酒性发作热的慌，
随手把衣服解开扣，
解开衣扣露胸膛。
前行走了三里路，
不觉来到景阳岗。
走过了荒烟野草石头路，
见一座山神小庙在路旁。
站在庙前抬头看，
果然有官府告示贴庙墙。

“阳谷县示：为景阳岗上新近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
杖限各乡里正并猎户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等，可于
巳、午、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及单身客人，不许
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悉。”“哦！”

武松看罢心暗想：
真是有猛虎把人伤！
我本当不去随身转，
咦！反惹得酒家笑一场。

武松本是英雄汉，
一十八般武艺练得强，
抖抖精神往前闯，
今天要会一会老虎兽中王。
前行走了半里路，
但见一片树林黑茫茫。
趁着星光留神看，
见一块青石板横在路旁。
将身打坐青石上，
歇息一会儿再过岗。
朦朦胧胧刚合眼，
忽听得哗啦啦的大风来得狂，
树叶子吹起随风舞，
好家伙，地动山摇令人慌。
一阵狂风刚过去，
草坡里窜出老虎兽中王。
这大虫身高足有六尺半，
硬棒棒的身躯九尺多长，
浑身的毛儿钢针样，
一道黑来一道黄，
鼓起眼睛象月亮，
恶凶凶又把血盆口一张。
这老虎饿了两天和一晚，
想吃人肉饱肚肠；
劈面来直扑武老二，
武松一见着了忙，

青石板上抽身站，

一个冷噤，十八碗烧酒消了个溜溜光。

武松一个冷噤，落到肚里的十八碗烧酒，走汗毛子里面流得干干净净。那大虫一看武松，心里想：好家伙，此人个子不小，只怕两顿吃不了。列位，它两顿都吃不了，还受得了吗？

武松把哨棒拿手上，

两眼瞧着兽中王，

心想这家伙不好斗，

不要慌来不要忙。

那老虎前爪子落地猛一窜，

半悬空的直扑武二郎。

要是别人就会吓破胆，

那武松早已闪身躲一旁，

老虎扑在空地方。

那老虎一瞧：咦！人哪里去了？我每天吃人，从没有费过这么大的劲啦！列位，果然不错。平常的人呢，看见老虎就吓软了，大喊一声“我的娘呀”，就把两只眼睛一闭，让老虎吃的真带劲啦。今天的武松咧，可就大不相同。武二爷让过这一扑，那老虎就又一掀

那老虎没有扑到武老二，

一转身回过头来把口张。

这时候武松正在旁边站，

见老虎屁股一掀把威扬。

武松暗说：“好厉害！”

一个箭步跳到老虎背后藏。

那大虫一扑一掀未得利，

只急得大吼一声震山岗。
它扭转身躯就地一扫，
万夫之勇也难当。
好个武松有智有勇有胆量，
连躲它三次没有受伤。
好武松手拿哨棒迎头打，
雪花盖顶威力强，
咔嚓一声，哨棒打在树枝上，
半截哨棒空中飞。
树叶子震得沙沙的响。

那老虎一想：咦！这是打我的呀！

纵身又扑武二郎。
武松连退十几步，
一闪身跳到虎后方。
这大虫一扑一掀连几窜，
直累得精疲力尽劲已洋。

那大虫用力过猛，扑将下去，底下没有东西，身上倒被石板凸痛了，“汪呀”，抬眼一看，咦，这人那里去了，正待寻我，哪知武松眼疾手快，一个纵身，跨上虎背。

好个武松真胆量，
跨上猛虎当骑羊，
抓住虎颈按住虎脑壳，
咬紧钢牙用力夯，
千斤重的拳头往下落，
抽出脚来对准虎眼眶，
接连就是几抬腿，

踢瞎了老虎眼一双。
老虎痛得爪子蹬下地，
好家伙！蹬了两条大深坑，
黄土抓起几箩筐。
老虎越扒越有劲，
武松越打力越强。
一对拳头如铁棒，
打了面门又打鼻梁，
一连打了百多下，
只打得老虎七孔冒血浆，
浑身瘫在地皮上。
武松看见半截哨棍在一旁，
他怕老虎还不死，
转过气来把人伤；
举起哨棍往下落，
捶得老虎象泥一滩。
兽中王终于死在英雄手，
武松打虎美名扬。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舒三和 整理

日出东来晚落西，
梁山好汉美名题，
鲁提辖姓鲁名达威风大，
急公好义拳打镇关西。
他长得粗眉大目四方脸，
高大的身材有七尺零，
自动练得一身好本领，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
这一日碰上史进、李忠两朋友，
邀他们太白楼上去谈心，
酒逢知己开怀饮，
小堂倌满面春风笑相迎。

“啊哟，原来是提辖，今天发了甚么风，吹到小店来啦。”

“堂倌，俺今日请来两个朋友饮酒，有什么可口的酒菜尽管摆上来。”“是的，是的，即刻办好送来就是。请坐啊！”

堂倌随即把酒斟，
佳肴摆上桌台中，
鲁提辖自己坐主位，

李忠、史进两边分，
交杯换盏论武艺，
三杯落肚话无穷。
谈谈笑笑正高兴，
忽听得楼下叫苦声。

“苦呀！”

鲁提辖一听好焦躁，
怒气冲冲站起身。
席桌上碗盏打得一片响，
只吓得酒保慌忙到来临。
一见提辖正生气，
拱手带笑问官人：

“提辖官人，你要什么只管吩咐，我去办来就是。”“俺要什么，难道你不晓得俺的性情，怎么在楼下弄得人家哭哭啼啼，打搅俺家兄弟喝酒，俺少了你的酒钱不成？”“提辖息怒，我们怎敢弄得人家啼哭，打搅官人。这两个卖唱的，不知官人们在此喝酒，一时想起自己的苦楚就哭起来了。”“哦，有这等事，你与我唤他上楼。”

酒保下楼忙叫唤，
带上来男女两个人，
走头的娘子十八九，
还有个老人家随后跟，
手拿着胡琴和筒板，
看样子好象卖唱的人，
小娘子倒有几分美容貌，
却两眼含泪面带愁容。

“你们两个是哪里人氏，何事在楼下啼哭叫苦，对俺讲来。”“哎呀，官人请听哪……

奴家住在东京地，
同父母到此来投亲，
不料想亲戚搬家南京去，
一家人只好住在店房中，
更不料母亲染病身亡故，
丢下我父女受苦情。
这地方有一个恶财主，
他名叫‘镇关西’郑大官人。
见奴生得几分美容貌，
他就强媒硬保逼我成亲，
还写了当身银价三千贯，
虚钱实契哄骗我父女们。
他家里有个大娘子，
挖苦厉害恶又凶，
在他家三个月还未满，
受尽了折磨与欺凌，
这些苦楚还不算，
还把我不由分说赶出门。
莫奈何父女暂住张家店，
他又来吩咐店主人，
当身钱三千贯不能短少，
想当初何曾得他一分文。
老爹爹懦弱难争执，
他有钱有势又逞凶，

幸亏我幼年学了些小曲调，
每天卖唱在茶楼酒肆中。
天天唱的是血和泪，
听客自便的帮助几文；
多的钱那财主都要拿去，
留点点父女俩苦度光阴。
这几天饮酒的客人少，
众酒店都是冷清清，
弹琴卖唱难糊口，
活阎王要钱脱不得身，
到期逼款凶又狠，
因此啼哭扰官人。”

“啊！原来如此。你们父女姓什么，住在哪家客店？方才讲的镇关西，他又住在哪里？可对俺讲来。”旁边走过金老，上前见礼，口称官人呀：

“老汉姓金名正远，
女儿小字金翠莲，
住在东门张家店，
镇关西住在状元桥下边，
人称郑屠开肉店，
镇关西三字满街传。”

“啊——不道是他！”

鲁提辖闻听此言生了气，
却原来镇关西就是那杀猪的，
状元桥下开肉店，
横行霸道把人欺，